

深刻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奥秘 剥开“外衣”，挖掘人的内心隐私

# 梦的解析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Sigmund Freud 姜春香/译

##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深刻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奥秘 剥开“外衣”，挖掘人的内心隐私

# 梦的解析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Sigmund Freud 姜春香/译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的解析 / (奥) 弗洛伊德 (Freud, S.) 著; 姜春香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387 - 3370 - 9

I. ①梦… II. ①弗… ②姜… III. ①梦—精神分析 IV. ①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2560 号

出品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焦 瑛

装帧设计: 孙希前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 梦的解析

(奥) 弗洛伊德 (Freud, S.) 著 姜春香 译

---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 0431 - 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http://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本 / 760 × 1060 毫米 1/16 字数 / 326 千字 印张 / 18

版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35.00 元

---

## 译者序

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其主要著作有：《歇斯底里研究》、《性学三论》、《梦的解析》、《自我与本我》、《图腾与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弗洛伊德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1873年入读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并进入布吕教授生理研究室学习，在生物学、医学、病理学、外科手术等方面接受了最为全面的教育，为其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1881年弗洛伊德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开设私人诊所，担任临床神经专科医生，同时致力于生理学的研究。1885年秋，弗洛伊德赴法国深造，开始了对神经病和精神分析方面的研究。弗洛伊德认为：绝大多数被抑制的欲望都与性有关，而精神病的根源也是由于性的扰乱。他把自己的观点加以归纳，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精神理论，并将这一理论与哲学、社会学、宗教和文学等领域相结合，创建了一套复杂宏大的思想体系。

1897年，他以自己为研究对象，对自己进行了深刻艰苦的分析，并首次提出了“恋母情结”这一理论。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以生物学为基础，否定了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这使得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对他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各种精神分析学派分裂和新学派创立的局面。

《梦的解析》初版于1900年。本书是作者毕生最卓越的著作，也是其建立精神分析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梦的解析》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作者在书中对人的梦境进行分析，提出“梦是欲望的满足”这一伟大学说。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其中潜意识是生物的本能，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潜意识在人类心中占的比例大大超过了意识和前

意识，以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冰山为例，意识和前意识只是露出水面的山顶，而潜意识则是隐藏在水下的山体。

由于社会力量的关系，潜意识往往被意识和前意识所压抑，导致这种冲动潜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精神分析学的任务就是去了解这些被压抑的潜意识，从而更好地探究人性的真实面目。因为梦是表现潜意识的“心灵剧场”，所以解析梦，就是了解人类潜意识活动最有效的途径，通过梦境，可以探索人类心理活动中的神秘地带。

作者在本书中以大量实际的梦阐述了他的理论，并对梦的来源、梦的选择和梦的运作过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同时探讨了关于精神方面的许多问题，说明了精神与梦之间的关系。《梦的解析》是精神分析科学的基石，精通释梦技术的人也就掌握了理解精神病症状、神话、童话、民间传说和宗教仪式的重要钥匙。

即便如此，原著也有不足之处：其中一些关于理学方面的理论，比较拘泥于医学领域；还有一些内容由于缺乏连贯性，会给一般读者带来一定的困难。译者考虑到这些问题会给读者带来的困扰，因此在翻译时将原文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以便读者能较容易地理解“弗氏”理论和他的这部传世之作。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梦的世界，来一个奇妙的释梦之旅。

## 原序

在本书中，我试图对“梦”做一些论述，我认为这种做法并未超出神经病理学的范畴。因为心理学研究表明，梦是一系列变态精神现象中的首要成分。比如强迫症、妄想症、歇斯底里的恐慌等，都是一种病态的心理。正如我们在文中可以看到的，尽管梦不会给人们留下什么后遗症，但在另一方面，梦作为一种示例，它们的理论价值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性。作为一名医生，如果不能解释梦像来源，他就无法对恐惧症、强迫观念和妄想症有所理解，也就不能更有效地为病人治疗。

在此说明一下，书中有许多无法完全被顾及到的地方，也正是形成本书论题的重要因素。在我的陈述中出现的线索中断之处，恰好是梦形成问题与更广泛的精神病理学问题之间的联结点，因为这些问题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所以在此就不做过多论述了。但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将来又能掌握更多的材料，我将在日后陆续对这些问题进行有关的探讨。

论述中的另一大困难，是我在释梦过程中所用材料的特殊性。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与本主题有关的文献报道，或没有指明出处。收集来的梦都不能当成研究的资料，可供我选择的梦例只有我自己的梦和那些我正在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的梦。但是，由于病人的梦往往存在神经质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梦在形成过程中变得非常杂乱，这种变化不利于作为解析梦的例证，所以，很多这样的梦例我不能采用。可是如果我选用自己的梦，不可避免的是：我必须将我不愿透露的——自己精神生活中的隐私——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做法，完全超出了任何一名作者——一位科学工作者，而非诗人，在写作时所能做的正常要求。这样做对我本人而言，尽管十分痛苦，但却无法回避。我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否则我将失去这些梦在心理学研究过程中所提供的证据及其存在的价值。当然，我不可避免地采用省略和替代的方式来遮掩我的一些轻率言行。但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

引用梦例的价值便显著降低了。我希望本书读者设身处地地为我想想，并请你们原谅。

在此声明，在我的梦例中，如果有人发现与他有任何联系的话，请准许我在梦中可以成为一个自由人，并且拥有自由思想的权利，此外别无他求。

弗洛伊德

1900 年

# 目 录

<b>有关梦的科学文献</b> .....	1
一、梦与清醒状态之间的联系 .....	3
二、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	5
三、梦的刺激和来源 .....	10
四、梦在醒后为什么被遗忘 .....	21
五、梦的心理特点 .....	23
六、梦中的道德感 .....	30
七、做梦及其功能的观点 .....	35
八、梦与心理疾病的联系 .....	42
附录 1909 年 .....	44
附录 1914 年 .....	45
<b>第一章 1900 年之前有关梦的科学研究</b> .....	46
<b>第二章 梦之解析方法的研讨</b> .....	48
一个梦的分析 .....	48
前言 .....	52
1895 年 7 月 23 日—24 日之梦 .....	52
分 析 .....	53
<b>第三章 梦是愿望的达成</b> .....	60
<b>第四章 梦的伪装</b> .....	65
前 言 .....	66
分 析 .....	70
<b>第五章 梦的素材与来源</b> .....	78
前 言 .....	78



一、梦中的最近印象和无关印象 .....	78
二、童年时期经验形成梦的来源 .....	89
三、梦的肉体方面的来源 .....	105
四、典型的梦 .....	114
<b>第六章 梦的运行 .....</b>	<b>131</b>
前 言 .....	131
一、凝缩作用 .....	131
二、转移作用 .....	142
三、梦的表现方法 .....	144
四、梦素材的表现力 .....	157
五、梦的象征 .....	161
六、有关算术及演说的梦的一些例子 .....	185
七、梦中的理智活动与荒诞的梦 .....	193
八、梦中情感 .....	209
九、再一次的校正 .....	223
<b>第七章 梦程序的心理 .....</b>	<b>232</b>
前 言 .....	232
一、梦的遗忘 .....	233
二、退化现象 .....	241
三、愿望实现 .....	248
四、从梦中惊醒——焦虑的梦 .....	258
五、压抑——原本的与继发的步骤 .....	265
六、现实——潜意识与意识 .....	274



## 有关梦的科学文献

在下文中我要确认，有一种心理学技术可以使梦获得解释。通过使用这种技术，每个梦都表示为一种充满意义的心理结构物，而且在清醒状态的精神活动中占领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或者进一步说，我将尽力地表述清楚潜在于梦的奇怪性和不清晰性后面的那些进程，之后再从这些过程中判断出心理力量的性质。梦正是由这些心理力量间的冲突或合作决定的。在梦的问题成为一个更综合性的问题，而且为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借助于一类不同的材料时，我的研究便告一段落了。

我要从简要叙述前人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和梦在当代科学中的地位开始。在这部书的论述过程中，我没有什么机会提及它们。在对梦的科学解释上，即便已经经过了上千年的努力，但是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以往的作者们都已普遍地承认这一事实，因此没有必要再去引述别人的观点。读者可以从本书末索引的著作中发现，即便有很多使人兴奋的和与我们主题有关的丰富有趣的材料，但是它们却很少或根本没有涉及梦的实质或解开梦的任何谜底。当然，受过教育的一些人对这件事就知之更少了。

史前时代的原始人类持有的梦的观念和这在形成他们对宇宙和灵魂的观点上所产生的影响——明显这是个拥有巨大魅力的主题，可我只能说是忍痛割爱，不在本书中去讨论它。现在我将要向读者推荐的是赫伯特·斯潘塞、约翰·卢伯克爵士、E. B·泰勒和其他作者的书籍。在这里我补充说明一下，可能直到完成释梦工作之前，我们还不能认识到这些问题和探究它们的重要性。

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对梦的解释，构成了在古希腊罗马人中流行的对梦的评价的一些基础。现在他们觉得梦与他们信奉的超自然物的世界有某种关联，梦从上帝和魔鬼处给人们带来神灵的启发。在他们看来，梦对做梦者来说，肯定拥有一种特殊的目的，就平常来说，它们预演着未来。因为梦的内容及它们带给梦者的印象稀奇古怪，人们很难对梦形成一个从始至终同样的概念。为了保证梦的价值和可靠性，就需要对它做多种区别并且获得多种结构物。因此，古代哲学家们对梦的评判就依据这个梦对占卜学所能做出的贡献。

在亚里士多德的两部书中都提及过梦，而且梦被认为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这两部书告诉我们，梦不是上帝赠送的，它来自恶魔而不是神。它的本质是邪恶的，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也就是说梦并不是一种超乎自然的启发，而是跟从着人类精神的原理。当然，这一法则与神拥有密切的联系。梦被定义为睡眠者在睡着时候的心理活动。亚里士多德已经了解到梦的活动的某些特点，似乎他知道是梦把睡眠时感觉到



## 梦的解析

的轻微感知转变为一种强烈的感知。这个事实使他推断，梦极有可能是向医生显露出的关于身体早期变化的第一个迹象，而这一迹象在清醒的时候是不易察觉到的。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人并不把梦当做是心灵做梦的产物，认为梦来自神灵，而且在关于梦生活的评判问题上我们可以感到，在整个古代大约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因为古人把梦区分为真正的、有价值的梦和徒劳的、自欺欺人的、很空洞的梦。前者给做梦者带来启发或预示未来的事件，后者则使梦者误入歧途或指引梦者走向毁灭。

格鲁佩曾经谈到这样一种梦的分类，他援引了麦克罗勃斯和阿基米多罗斯的话：“梦大约分为两个种类：第一类梦只受到当前（或过去）因素的影响，这对未来是不重要的。这其中包含失眠症，因为它直接再现了一个特定概念或者它的反面，如饥饿或者饱足，还包括它幻想性地创造着一些特定概念，如梦魇这种术语。第二类梦则决定着他们的未来。这包含：

- ①从梦中接受的直接预示。
- ②对以后事件的预示。
- ③一种象征性的梦，需要给出译释。这个观点延续了很多年。

那么与梦的各种不同评价有关的是“梦的解释”问题。人们总是经常期望从梦中获得重要的答案，但并非每个梦都是一目了然的，而且也不能肯定某个不可理喻的梦实际上是否预示某些重要的事情，因而人们努力用某些明白易懂的和有意义的东西去代替那些不清晰的梦的内容。古代后期，达尔迪斯的阿基米多罗斯被认为是解释梦中现象的最高权威。他的很多内容广泛的著作足够弥补失传的同类著作所留下的缺憾。在古人中存在的前科学的梦的术语是与他们对宇宙的总观念一致的。因为宇宙习惯于被表现为外在的一种客观事实，而它只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才拥有客观真实性。此外，梦的前科学概念也体现了早晨做梦的记忆给清醒生活留下的一种主要印象，因为在这一记忆之中，梦和其他精神内容相比较似乎是某种与自己不相关的东西，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那种认为梦的超自然起源在我们时代缺乏信奉者的观点是种错误的想法。因为，抛开那种虔诚的和有神秘色彩的作者不谈的话——他们是完全有理由紧紧抓住曾居统治地位的那种超自然王国的残余不放，而且会持续到直到这些残余被科学的解释一扫而光的时候。——我们也常会发现，其他方面并不喜欢任何浪漫的那些相当有理智的人们，甚至也可以把他们对于超人的精神力量的存在和他们协同作用的宗教信仰，建立在那些梦现象的不可解释的性质上（哈夫纳）。另外，还有某些哲学学派——例如，谢林学派——他们对梦的作用的看法完全是一些关于古代所流行的梦的神性论的剩余部分。对于某些思想家来说，梦占卜的或预示的力量仍然是大家辩论的主题，这是因为心理学尝试的解释对已累积起来的材料来说是很不恰当的。但是，科学家们强烈地认为对这种迷信教义应给予否定。

那么写下我们科学了解梦问题的进程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即便这种解释在某些方面可能是有价值的，可到现在为止，在这个确定方向上来看的话，还没有看到什么真正的进展。而且现已确认的结果甚至还没有为未来可能延续下来的研究建立起一个真



实的基础。每位新的研究者都从特殊的起点重新讨论了同样的问题。若要按照年代列举出这些作者，全方位地评价每个人对梦所持有的见解的话，我就不可能勾勒出一幅关于我们当前知识状态的清晰和完整的画面。因此，我更情愿采用按论题而非按照作者的叙述方法，并在解答各个梦问题的进程中，援引并确认在该问题文献中认识到的材料。

但由于我并未成功地掌握全部文献——因为它分布广泛并与其他主题的文献相交织——我只能请读者接受我进行的简单内容的概括，如果这并未遗漏掉基本事实和重要论点的话。

直到现在，大多数作者一直趋向于把睡眠和梦联系在一起，并把它们和精神病理性状态和其他相似梦现象，如幻觉、幻象等等对待。在新近的著作中甚至还存在着另一种趋向，而且它更接近于该问题本身，与此同时可以把梦生活当做一个独立问题，就像一个专题同样加以研究。就这一变化来说的话，我很想看到一种不断成长的信念：即只有通过一系列详细的研究才能从这一不清晰的事物中得到启迪并获得一致性意见。本文详细地表述了这一详细研究和一种特殊的心理本性。我还没有机会去进行有关睡眠问题的研究，即便在描述精神机构时，已经确定其机能变化的要素就与睡眠状态有关，但这基本上是一个生理问题，因此这里对睡觉的问题的文献不予涉及。

与此同时，对梦现象的科学兴趣指引我们提出了下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互相依存地合为了一体。

## 一、梦与清醒状态之间的联系

由很多做梦者在清醒时的天真判断假定，梦即使不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也可以把梦者带入另一个世界。我们很感激那个老生理学家伯达克对做梦现象细致且诸多有见地的描述：“那种清醒的生活状态，还有它的烦恼和欢乐、快乐和痛苦，它们根本不会重复；而相反的，梦的意义旨在我们可以释放它们。当我们的整个心灵全神贯注于某问题时，就在我们的心被痛苦的悲伤所占领的时候，或者就在某个任务让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梦境会向我们表示某些与此不同的事情，而且另一方面或者也是因其内心的渴望而把思想在梦境中真实化；或者它只表现出心境的关键部分，而且可以把现实变得象征化。”J. H·费希特也清晰地谈到梦的同一追加意义，称它们拥有使心灵秘密地自我痊愈的益处。L·斯特林姆贝尔在他的《梦的性质和形式》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此书受到了高度评价。他说：“那些做梦的人背对着清醒的世界”，“在梦中，那种清醒意识的有条理的记忆和其正常的行为似乎完全丧失了，在梦中，心灵几乎完全不受阻碍地与正常的、有规律的、处于清醒状态的生活过程相隔绝……”

但是，本学科中压倒多数的作者对于梦与清醒状态的联系却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例如，哈夫纳说：“在我看来梦是清醒生活的延续。因为梦总是与不久前还存在于意识中的观念互有关联。详细的考察几乎总能发现一条与前一天体会有关联的线索。”韦安特断然反对伯达克的陈述：“因为，显然在绝大多数梦中经常可以察觉到，



## 梦的解析

梦直接把我们带回日常生活，但是却不是使我们摆脱它。”莫里用一个简单明了的公式表达了同一观点：“因为我们梦到的是所见、所说或者说是所愿做的。”杰森在他1855年出版的《心理学》一书中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梦的内容总是或多或少地由我们的年龄、性格、生活地位、性别、教育和习惯所决定，而且为个人过去全部生活中的事件和体会所决定。”

哲学家J·G·E·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自己最为明确的态度：“我们的经验证实我们的主张，而且我们最常梦见我们最关心的事物。这表明激情肯定影响着我们的梦的生成。一些野心勃勃的人梦见自己已赢得了桂冠（大约只是在想象中），又或者是不不得不去赢得它，那些人的梦被他最急切渴望的对象占领着……全部埋藏在心中的感知到的欲望和厌恶，如果受到任何一种因素的刺激，就能和其他的想法结合起来并显示在现在的梦中，或者这些想法可以互相混合进一个现存的梦中。”

古人对于梦的内容对生活的依存联系持有同样的见解。在远征希腊之前，泽尔赞斯受到善意的劝阻，可他再三受到进行远征的梦的激励。一位年迈、智慧的波斯释梦者阿特班思很恰当地告诉他，梦的想象总是包含着一个人在清醒状态中所想的事物。“在卢克利特思的说教诗中及西塞罗的著作中都有相似的记载……”用拉德斯托克的话说。

有关梦生活与清醒生活联系的这两种观念间的矛盾似乎不可调节。这里，我们明显可以有意地来引证F·W·希尔德布兰特的观点，他总是觉得梦的特点只能描述为“一系列很矛盾的比较”。“一方面显示为梦与实际生活的严格分开或隔离，而另一方面，又显示为后者对前者的连续不断的影响及前者对后者的永久依存。在醒着的状态下，梦与实际的实体会绝对隔离。人们可以把它称为是由不可跨越的沟壑隔离起来的和与真实生活相隔绝的存在。它让我们免受实际的困扰，擦掉对现实的正常回忆，与此同时，把我们掷入另一个世界和一种根本不一样的生活中，这些基本上与实际生活没有共同之处……”于是，希尔德布兰特断言，入睡时我们的全部生命和它的存在形式“正如我们通过一扇不可见的门一样地消失了”。一个人在梦中可能正在进行到圣赫勒拿岛的航行，为受囚禁的拿破仑赠送了一瓶摩塞尔的美酒。他受到了前皇帝的最和蔼可亲的接见，而当这个有趣的错误的感知因醒了而破灭时，他感到后悔不已。但是现在让我们把梦中的情况与实际的情况加以比较。做梦的人从不是一个酒商，而且也没有当酒商的意愿。他从来没有进行过海上航行，即便是航行的话，圣赫勒拿岛也只会是他最后选中的一个地方。做梦的人对拿破仑从不觉得同情，相反倒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的厌恶。最后，当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岛上的时候，做梦的人还未出生，因而这个梦超越了梦者与拿破仑拥有任何私人联系的全部的可能性。那么这样的话，该梦的感知显示出某种完全与自己无关的性质，它穿插于两个有关的和连续的时代之间。

“但是，明显的矛盾恰恰是真实和正确的。我坚信在梦与现实生活分离和隔绝的同时，它们或许仍然存在最密切的互有关联。因此，我们可以公正地说：无论是出现什么样的梦，它的材料都来自现实，来自以这个现实为中心的精神生活。不管梦看来



多么怪异，它也从不能离开世界，它的最高尚的与最无聊的东西肯定总是从我们所察觉到的外部世界或已经存在于醒着的意识中的思想里借用了一些素材；换言之，它肯定来自我们已客观地或主观地体会过的事物中。” 希尔德布兰特接着说。

## 二、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构成梦内容的全部材料在某种程度上都来自体会，也就是说，它们在梦中被再次表现出来或被记起——最起码我们可以觉得这是一个不容争论的事实。但是如果觉得梦的内容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关联，在经过比较以后就能很容易被解释，那你就错了。相反的是这种关联需要详细地找寻，而且很多的梦例可能长期得不到解释。其根本原因在于梦的记忆功能所表现出的很多特性，即便这些特性经常被谈论，但到目前为止还难于解释。详细调查这些特性是很值得的。

有的时候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很多梦中的片段和材料，在我们清醒的状态下并不被认为是我们知识或经历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记得梦见的一件事情，可记不起它是否或什么时候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因此，我们对所梦事物的来源感到大惑不解，于是轻易地相信梦有一种独立产生的能力。而就在最后，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后，很多新的经历使我们回忆起另一个事件，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揭示出了梦的源头。因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梦境里我们所知道的和所能记起的很多事情已经超越了我们清醒时的回忆能力。

德尔贝夫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尤其引人注目的例子。他在一个梦中，看到自己家的院子被白雪所覆盖，同时看见两只小蜥蜴被埋在雪中，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作为一个动物爱好者，他把它们捡了起来，之后给它们加温，与此同时将它们送回穴居的石墙小洞之中。之后他给它们喂很多长在墙上的一些类似于小蕨类植物的叶子，因为这些叶子是蜥蜴很喜欢吃的东西。但是在梦中，他得知这种植物的学名就叫 *Asplenium ruta muralis*。梦继续做着，被其他事情岔开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蜥蜴情节上。使德尔贝夫感到吃惊的是其他两条蜥蜴正专心地吃着余下的蕨叶。他环顾四周，发现第五只、第六只蜥蜴正向墙上的小洞爬去，它们完全向着同一个方向移动，一直等到这条路上挤得都是蜥蜴……

德尔贝夫在醒着的时候，对很多植物的拉丁文名称知之甚少，对 *Asplenium* 更是什么都不知道。最令他惊奇的是他证明了这种名称的蕨类的确存在。它的确切名称为 *Asplenium ruta muraria*，与梦中稍稍有出入。但是这不可能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他是如何得知梦中名叫 *Asplenium* 蕨类的知识，这对德尔贝夫说来一直都是一个谜。

他的这个梦是 1862 年做的。十六年后，当哲学家看望他的一位朋友时，他看到了一小本干花标本的合集，这是瑞士一些地方向游客售卖的纪念品。他的脑中突然显现了一个记忆，之后他打开植物标本合集，突然就发现了梦中见到的 *Asplenium*，而且在它的下面是他自己手写的拉丁文名字。直到那个时候答案终于找到了。就是在 1860 年（在梦见蜥蜴的两年前），这位朋友的妹妹在蜜月期间看望了德尔贝夫，之后



## 梦的解析

她带了这本标本集，当做送给她哥哥的礼物。植物学家口述，之后德尔贝夫在每一种干枯的植物下面费力地写下了那些植物的拉丁文名称。

这个很好的例子很值得记载下来，因为它使德尔贝夫很幸运地想起了梦中已被遗忘的一部分内容的来源。就在1877年的某一天，他偶然拿起一本有插图的旧期刊，其中他发现了一幅大约有一长列蜥蜴的图片，这些都正是他在1862年所梦见。他还发现这本杂志的出版日期是1861年，而且德尔贝夫记得这就是那份自创办以来自己一直订阅的杂志。

梦拥有在清醒状态下所没有的更多的记忆力，这是很明显的拥有重要意义的观点。我想继续举出一些“记忆一直在增强”的梦例，并且可以以此来进一步引发人们的关注。莫里描述了在一段时间里“米西当”（Mussidan）这个词白天经常出现在他的头脑中的过程。他只知道这是法国一个村镇名称，其他一无所知。而且就在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与一个自称来自米西当（Mussidan）的人谈话，当问及它在什么地方时，这个人回答说它大约是在多尔多涅行政区的一个小镇。莫里醒后，根本不相信从梦中获得的信息。但是在查阅了地名词典后，自己的梦中所知被确认为是对的。而就在这个梦例中，在他的梦中出现的罕有知识得到了确认，但是这一知识被遗忘的因素却毫无所知。

与此同时，耶森报道了一些相似的梦例。这些梦例发生在较久远的时代。就在这一类梦中老斯卡利格尔的一个梦比较典型。他曾经为维罗纳的一位名人写了一首赞美诗。而一个自称布鲁罗勒斯的人突然出现在他的梦里，抱怨自己被人忽视了。即便斯卡利格尔记得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人，但他还是为那个人写了一些诗。之后自己的儿子在维罗纳听说确实有个名叫布鲁罗勒斯的人，做过评论家，并且他也受到了人们的纪念。

瓦歇德援引了赫维·德·圣丹尼斯叙述的一个记忆变强的梦例。它极为特别，后一个梦能补充完成前一个梦所不能确定的事物：“我曾经梦见了一位年轻的金发女人，她正在同我妹妹谈话，她向我们展示了自己的一些刺绣制品。在梦中我觉得她很面熟，我想我之前肯定经常见到她。但是梦醒后，她的面容仍很生动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可我不确定她到底是谁。后来，我又开始再次入睡，又显现了同一梦境……就在第二次梦中，我和这位金发女人交谈起来。我问她我是否有幸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只见她回答说：‘当然，难不成你不记得波尼克海滨浴场了？’就在这时，我立即醒来，于是我清晰地回忆起了与梦中这位美人有关的所有的细节。”

同一个作者谈到了他熟知的一位音乐家。这位音乐家在梦中听到了一支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曲子。就在几年后，他在一本旧的乐曲集中发现了这支曲子，即便他不记得之前看到过它。

我知道迈尔斯（1892年）在《心灵研究会记载汇编》上刊载了他所收集到的这一类记忆增强的梦，但很可惜我没能得到这份资料。

我相信，凡是致力于研究梦的人，大多能发现梦的一种很常见的状况，就是梦能给梦者提供他所拥有的知识和记忆的证据，但是这在清醒状态时，做梦的人是不知道



的。在对神经质病人的精神分析中（这方面我以后还会详谈），我一周内有许多次要使病人相信他们对梦中的引语、猥亵语等很熟知，而且在梦中使用了它们，即便他们在清醒状态下已经记不清了。同时，我在此还要再引用一个单纯的记忆增强的梦例，因为在这个梦例中，可以很容易看出只能在梦中得到知识的源头。

我的一位病人在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内，经常梦见自己在一家咖啡馆点一道 Koutuszówka。在他向我讲述了所有的情况以后，便问我 Koutuszówka 到底是一道什么菜，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我就回答他说，这是一种波兰酒，并对他说他不可能创造这个名字，因为我早已从街旁边广告牌上知道了这种酒。一开始他并不相信我所说的，但是，就在他梦后的几天，这个说法在一家咖啡馆里得到了确认：因为他一条街拐弯处的广告牌上看到了这种酒的广告，而且他在这几个月内，每天最起码有两次要走过这条街。

我从我自己的梦中注意到，是否能发现梦中一些特殊成分的来源主要取决于机会。大约在我完成这本著作的前几年，我的脑海中萦绕着一幅朴素的教堂尖塔的景象，我不记得是否看到过它。后来我突然就想起来了，并且非常肯定，因为它在萨尔茨堡与赖兴哈尔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里。这个梦发生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后期，1886 年我首次在这条路上旅行。在后来的几年里，我已潜心于梦的研究。在我的梦中经常出现一个奇形怪状的地方，这使我感到烦恼。在与我有关的空间中——在我的左侧，我看到了一片黑暗的空间，隐约可见一些怪石的轮廓。一个我不愿相信的隐隐约约的回忆告诉我，它可能是一个通往啤酒窖的入口。但是我既不能发现这梦的含义，又不能找出它的来源。1907 年我恰巧在帕多亚，自 1895 年后，我再没有来此看过，这使我感到很遗憾。我第一次访问这个可爱的大学城的结果并不使人满意，因为我不能看到麦多拉·德尔·阿伦娜教堂中乔托的壁画。而且就在去教堂的半路上，有人告诉我这个教堂当天已经关门了，因此我只好返回。在十二年后的第二次访问，我决定用行动弥补这一缺憾。因此，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阿伦娜教堂。在去教堂的路上，就是在我的左手边，大约恰好是 1895 年我折返的地方，我突然想起了我经常在梦中见到用奇形怪状石头建成的地方，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家餐厅花园的入口。

梦中的内容所需要的材料来源之一是儿时的经历，这材料在某些程度上没有被记住，而且后来也没有出现在我的清醒生活中。我将援引一些已经注意到并强调这一事实的几位作者的资料。

“我已经很明确地表示，梦拥有一种神奇的再现力量，有时候把我们儿时那些遥远的甚至已忘却了的事件带回脑中。” 希尔德布兰特说。

“我们察觉到，梦有的时候好像能使废墟底层的东西重见阳光。同样，把一些深藏的儿时经历挖掘出来，那些特定的地点、事物和人物景象完全原封不动，栩栩如生。这种状况真是太奇妙了，它并不受经历所限制，这种经历当它们出现时拥有高度精神价值，并且后来当做清醒意识感到快乐的记忆而进入梦境时能产生一种鲜明的形象。相反，梦中的记忆深处也包含了可以追溯到儿时的那些人物、事物、地点和事件的景象。这些形象可以不拥有任何重要的精神价值，也可以一点没有生动性，或者这





## 梦的解析

两种状况原来均拥有，但已消除了很久。直到这些早期的来源被发现之前，它们在梦中和清醒时看来显得完全陌生和未知。”斯特姆培尔说道。

“这一点特别有意义，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很容易进入梦中。梦不断使我们想起那些我们已经不再思考或者对我们早已失去价值的事情。”福尔克特说。

因为儿时的材料在梦中主动出现，又因为——也是众所周知的因素——我们记忆力中意识能力的间隔使大部分儿时材料变得相当不清晰。这种状况引发了对梦的记忆增强的兴趣。关于这一点我将会再举一些例子。

莫里举了自己的这样一个例子：就在他还是一个小孩时，他经常从他的出生地米尔克斯到邻村特里波特去，那个时候他父亲正在那里监督修建一座桥梁。一天傍晚，他梦见自己在特里波特，又一次在那个村的街上玩耍。这时候，只见一个穿着一身制服的男子向他走来。于是莫里询问了他的姓名，他回答说他叫C，是这座大桥的看护人。莫里在自己醒后怀疑梦的真实性，之后他问一位老女仆，因为从他还是小孩时她就是他家的仆人。他问她是否能记起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男人，之后她回答说：“怎么没有呢？是的，你要记得他是在你父亲造桥时的一位看桥人。”

莫里又列举了另一个相似的梦例，之后进一步确认了梦中出现儿时记忆的正确性。这是F先生做的梦，他从儿时开始住在蒙特布里森。就在他离开二十五年后，他决定重访故里，并看望几个自从分别后还未曾见过面的家乡旧友。但是就在动身前的那晚，他梦见自己突然回到了蒙特布里森。在郊区，他遇见了一位似乎不相识的绅士，他称自己T先生。他记起来了那是他父亲的朋友。这个做梦者记得他儿时曾听到过有这么一个姓名的人，但是在醒后再也记不清他长得什么模样。几天后他回到了蒙特布里森，之后他发现了梦中出现的地方——只是这个地方他在梦里并不认识，之后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绅士，他马上认出了就是他梦中的T先生。但是这个真人要比梦中的那位看起来老得多。

在这里我可以列举我自己的一个梦，可这个梦中回忆的似乎不是某种印象而是一种关联。我曾梦见一个人，在梦中我知道了他是我老家的一位医生。他的脸型不是太明显，但是这突然与我中学的一位男教员的脸型搞混了，这位教员有的时候我还能偶然碰见。醒后我想不出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关联之处。但是在我询问了我母亲以后，得知他曾经是我童年时的医生，而且他还只有一只眼睛。那位在梦中掩盖了这位医生形象的男教员，也是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人。我已有三十八年没有见过这位医生了，而且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我在清醒状态下也从来没有想起过他，尽管我下颌的一块伤疤可能引发我对他的注意。

但是在另一方面，很多作者断定在大多数梦中发现的很多要素来自梦前的几天，这个想法看上去似乎消融了那些特别强调儿时经历在梦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观点。因此，罗伯特声称正常状况下的梦基本上只来源于新近几天的印象。的确，我们还能发现罗伯特创建的梦的观点的基础在于把新近的印象推到前台，并且让最久远的印象从视野中消失。即便如此，他提出的事实仍不失其正确性，因为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也能证实这一点。一位美国作者纳尔逊认为，梦中最经常出现的印象来自做梦前的